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本书梳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二战后到 60 年代美国对非洲政策的实质的平台。

美国对 阿尔及利亚 战争政策研究

COLD WAR



房建国 / 著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
国际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

房建国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房建国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012-4342-6

I. ①美… II. ①房…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阿尔及利亚—1954-1962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4200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政策研究
MeiGuo Dui A'erjiliya ZhanZheng ZhengCe YanJiu
作 者 房建国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980×680 毫米 1/16 17 印张
字 数 29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一版 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42-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 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

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别、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

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辨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

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

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编委会
2012年6月

目 录

绪 论 / 1

第 1 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的法属北非地区 / 22

第一节 1945 年之前的法属北非 / 22

1.1.1 法国殖民统治确立前的北非地区 / 23

1.1.2 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 / 27

1.1.3 法属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34

第二节 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前美国与北非的关系 / 40

1.2.1 美国与法属北非的早期交往：从美国独立到二战结束 / 41

1.2.2 战后初期美国对法属北非政策的形成过程 / 44

1.2.3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36/1 号文件：美国首次制定对北非政策 / 62

第 2 章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和战争初期美国的政策 / 68

第一节 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的背景 / 69

2.1.1 战后阿尔及利亚经济状况 / 69

2.1.2 战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 武装斗争路线的确立 / 73

第二节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与法国的反应 / 80

2.2.1 “奥雷斯山区的枪声” / 80

2.2.2 战争初期法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 84

第三节 阿尔及利亚战争初期美国的态度和政策 / 94

2.3.1 决定继续坚持“消极的中间偏右”政策 / 95

2.3.2 “知易行难”：阿尔及利亚战争初期美国的政策实践 / 98

第3章 “三次危机”与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转变 / 109

第一节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614号文件：美国第二次制定法属北非政策 / 109

3.1.1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614号文件的内容 / 111

3.1.2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614/1号文件及其出台过程的评价 / 113

第二节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 118

3.2.1 苏姆玛会议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战况 / 119

3.2.2 “苏伊士运河危机”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 122

第三节 “突尼斯武器危机”和“萨基埃特危机” / 139

3.3.1 “突尼斯武器危机”及其意义 / 142

3.3.2 “萨基埃特危机”与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转变 / 147

第4章 戴高乐重返政坛的阿尔及利亚因素与美国的政策 / 159

第一节 5月13日阿尔及尔叛乱与戴高乐派的活动 / 160

第二节 美国对戴高乐重返政坛的态度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 167

4.2.1 美国与戴高乐：1940—1958 / 167

4.2.2 美国对5月13日政变和戴高乐上台的态度及政策 / 172

4.2.3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 177

第5章 戴高乐、美国与阿尔及利亚 / 181

第一节 戴高乐执政初期法国与美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58.6—1959.4） / 181

5.1.1 戴高乐执政初期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 182

5.1.2 戴高乐执政初期美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 192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法国与美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59.4—1961.1） / 205

5.2.1 戴高乐“民族自决”政策和美国第三个
对北非政策的出台 / 206

5.2.2 美法对各自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实践及问题 / 214

第三节 戴高乐、肯尼迪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
(1961.1—1962.3) / 227

余 论 / 236

参考文献 / 244

后 记 / 255

绪 论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 1954—1962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① 领导进行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使阿尔及利亚在经历了 130 多年的法国殖民统治之后最终获得独立，也使法兰西殖民帝国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彻底崩溃。这仅仅是我们的教科书上所提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政治方面产生的直接影响。至于这次战争的其他一些方面的情况恐怕就不是广为人知了。首先，这场战争于 1954 年 11 月 1 日在阿尔及利亚奥雷斯山区爆发，至 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署《埃维昂协议》而结束，历时 7 年零 4 个月，而纵观战后历次具有重要意义局部战争，只有 5 次的持续时间在 3 年以上，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其中之一。^② 其次，关于这次战争的死亡人数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据民族解放阵线估计，共有约 30 万人在这场战争中因战事死亡，而法国官方给出的数字则为 35 万。此外根据法国的统计数字，有 1.8 万名法国军人死亡，其中因非战斗原因死亡的有约 6000 人，另有 6.5 万人受伤。再次是“黑脚”和“哈基斯”在阿尔及利亚战后的悲惨遭遇。“黑脚”（pied-noir）是法国人对在阿尔及利亚生活和居住的欧

① 以下均简称“民族解放阵线”。

② 其他四次战争是：朝鲜战争（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历时 3 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5 年 9 月 23 日至 1954 年 7 月 20 日），历时 9 年；越南战争（1961 年 5 月 7 日至 1975 年 4 月 30 日），历时 14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1979 年 12 月 24 日至 1989 年 2 月 15 日），历时 10 年。

洲裔人口的称呼，而“哈基斯”（harkis）指的是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Algérie Française）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阿尔及利亚独立之际，大部分“黑脚”和“哈基斯”逃离世代居住的家乡，避居法国。在逃亡和定居的过程中，他们饱受颠沛流离和遭人歧视之苦。特别是“哈基斯”，阿尔及利亚人视他们为叛徒，许多留在阿尔及利亚的哈基斯人在当地独立后受到报复，而法国当局也视他们为另类，对他们冷眼相待。第四，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21 世纪发生的三个事件：

事件一：2001 年 5 月 3 日，法国前驻阿尔及利亚情报局负责人保罗·奥萨雷斯出版了一部名为《特殊使命：1955 到 1957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战争回忆录。当时已是 82 岁的奥萨雷斯从 1942 年开始就是法国特工人员。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奥萨雷斯以酷刑来折磨被捕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士和被俘的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致使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死于非命。1965 年，奥萨雷斯被授予法国三级荣誉勋章，1973 年被授予将军军衔。奥萨雷斯在该书中承认他当年曾对阿尔及利亚人施以酷刑，但他把所犯下的罪行说成是“战争的需要”，而他是“奉命行事”，并表示他不会就此进行忏悔。5 月 4 日，也就是此书出版的第二天，法国总统希拉克立即发表声明，对奥萨雷斯的言论感到“震惊”，要求取消奥萨雷斯所获得的法国三级荣誉勋章，并对奥萨雷斯进行军纪处分。希拉克还责成法国历史学家根据当年的档案资料，纠正历史错误，还阿尔及利亚人民一个公道。

事件二：2006 年 10 月，当伊拉克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阿利斯泰尔·霍恩在 1977 年出版的《野蛮的和平之战——阿尔及利亚 1954—1962》（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 - 1962*）一书的第四版在美国出版。《华盛顿邮报》资深军事记者、后来的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里克斯对这本早已被欧美学术界普遍认为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研究所取得的转折性成果的著作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霍恩的《野蛮的和平之战》在过去三年中一直是美国军官们在私下里乐于一读的书。事实上‘阿尔及利亚’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反游击专家们用来形容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所面临的深刻而复杂的混乱局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对伊拉克感兴趣，就应该马上

找这本书来读一读。”

事件三：2007年12月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首次访问阿尔及利亚，萨科齐在抵达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后，首先阐明了自己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他说：“诚然，殖民体系是极端不公正的，它与法兰西赖以立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背道而驰。”但在谈及1954年至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他话锋一转：“我认为参与那场战争的各方都应成为当时的种种暴行负责，所有在此期间死难的无辜者均应得到尊重。”对于萨科齐的这番言论，阿尔及利亚人的反应不一。阿尔及利亚民族义务组织主席伊斯梅尔·杰尔迪在接受伊朗世界新闻卫视台的采访时说，法国总统萨科齐承认法国在殖民时代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犯下罪行等于是法国向阿尔及利亚人民间接做出的道歉。但阿内政部长亚齐德·泽鲁尼在陪同萨科齐参观独立战争纪念碑时却评论道，“萨科齐先生的讲话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还是远远不够”，“道歉不是强迫性的，但一定有益；我相信它是两国彼此友好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自身的规模和对战争双方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绝非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法国的“内政”，是法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平叛”战争，也不仅仅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的一场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样的事件是否有“资格”成为一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课题”呢？在历史学新领域不断得到开辟、使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对历史上的某个事件及围绕这一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纯历史学”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的确，学术无禁区，但对于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来说，研究对象的选择确乎不是随意的，特别是像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样的“纯历史事件”。再深入一步，本书拟定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本身，“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政策”，这就把阿尔及利亚战争与美国外交政策史联系了起来，从而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美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政策”是否有资格成为一本专著的题目呢？前一个问题属于宏观和抽象的范畴，后一个问题属于微观和具体的范畴。很明显，若不首先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本书便有“无根之木”的危险。

阿尔及利亚既是法国的殖民地，又不同于一般的法国殖民地。1830年法国侵入阿尔及利亚后，用了70多年的时间始将这块历经迦太基、罗马、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的土地“据为己有”，并把阿尔及利亚变成法国的三个“海外省”。因此根据法国的法律，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其地位要高于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等殖民地，也高于法国的“保护国”摩洛哥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60年代初。这段时间所处的时代背景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冷战和两极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二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殖民主义的崩溃。阿尔及利亚战争与这两个时代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这是由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1947年冷战发轫之后，法国结束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而完全倒向美国，成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同时由于战略位置显要和与法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阿尔及利亚也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北约防御圈，在军事上成为“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1949年北约成立之后，“西方阵营的防御和安全”这一概念里无疑存在着阿尔及利亚因素，阿尔及利亚也就在客观上具备了成为冷战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政府宁愿顶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劳民伤财地去打一场残酷而持久的战争，也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阿尔及利亚从“法兰西母亲”的怀抱中挣脱出去；法国的重要盟国也在最大程度上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并且从来没有把“阿尔及利亚独立”当作这场战争可能出现的结果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这些行为所指向的目的，就是西方国家不愿让阿尔及利亚脱离自己的阵营，为苏联或其他与苏联阵营关系密切的势力（如埃及）所利用，进而对阿尔及利亚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构成“威胁”（当然对于法国来说，在阿尔及利亚一战到底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详见后文）。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同样，随着阿尔及利亚局势的不断恶化，所有人都从法国在战争中的行为和政策表现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体制之下，法国没有能力实现上述目的，也就是引导阿尔及利亚问题实现圆满解决。面对法国的“不争气”，法国的盟友们既担心阿尔及利亚落入苏联的手中，又害怕法国自身发生“颜色”的变化。因此，第四共和国的崩溃和戴高乐的上

台在整体上都得到了西方阵营的支持。这两个变化在西方阵营看来，第四共和国的崩溃给法国政局的稳定带来了希望，戴高乐的上台给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这虽然不是典型的“冷战思维”，但却是“冷战思维”的间接体现。1960年17个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非洲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已所剩无几，而阿尔及利亚作为当时最大的还未获得独立的非洲殖民地，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就必然受到世人的瞩目。戴高乐经过了一年多的摸索之后，终于认识到了想把阿尔及利亚留在西方阵营之内，唯一的方法是以退为进，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但这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跨进了60年代的门槛。就在戴高乐“茅塞顿开”的时候，美国的U2侦察机被苏联击落，柏林问题再度出现恶化的端倪，整个北半球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凝重和紧张的气息。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世人：60年代的冷战将比50年代更加具有“战”的氛围。美苏两大阵营在继续对峙的同时，必定要“寸土必争”，争相填补“中间地带”出现的势力真空，而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最终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对冷战和两大阵营的态度。因此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尘埃落定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与冷战局势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次又一次高潮，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战后全球范围内的非殖民化进程和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横向考察战后非洲各殖民地的独立过程我们会发现，与其他殖民地的非殖民化相比，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可以称得上是“另类”，而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的方式：唯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通过赢得与母国之间的战争而获得的。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战争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也普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与亚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实现了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有两个外部因素推动了民族解放阵线最终决定采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获取独立地位，一是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二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连遭败绩，法属各殖民地，如法属印度支那和摩洛哥突尼斯等争取独立或自治的斗争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或进展。在战争的进程中，亚非国家以各种方式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支援。1955年万隆会议的《最后公报》声称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支持“阿